

美

俄

貿

易

關

係

陳元

壹 由凍結到解凍

戰後，世界上兩個經濟實力最大的國家——美國和蘇俄的貿易量是最少的。其主要原因是：蘇俄缺乏可兌換的國際貨幣，而美國則對於共產集團的貿易，基於戰略的原因有所限制。

針對冷戰，柏林封鎖，韓戰，卡斯楚掌握古巴以及越戰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實，美國為了防範共產集團獲得美國的貨物和技術來加強其工業生產潛力，特別是增加其軍事力量，因此限制對共產集團的輸出。一九四九年國會通過輸出管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到一九六九年代以比較自由化的輸出管理法案（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按：至於一九五〇年對中共和北韓實施全面禁運，則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國會所通過的對敵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根據這兩個法案，美國對於輸出品加以限制，對於共產國家的輸出品限制，一般地，包括所有的軍火及其他軍事物資，加上足以資敵生產此類物資的機器和技術。

爲了收到限制的效果，也須獲得其他西方工業國的合作，美國又在一九五〇年發起由全體北大西洋公約國和日本共同組織的輸出管制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xport Controls）。這個組織開列了一個不得輸往東歐的貨物和技術的表冊。

一九六九年以後逐步放寬限制。(1)

美國和北約國對蘇俄實施限制輸出以後，美、俄貿易數字微不足道，茲列表如下：(2)

美國對俄輸出值 美國由俄輸入值

(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五〇 ○·八 三八·II

一九五一	二七·五	○·一
一九五二	二六·八	甚微
一九五三	一〇·八	甚微
一九五四	一一·九	
一九五五	一七·一	
一九五六	二四·五	
一九五七	一六·八	
一九五八	一七·五	
一九五九	二八·六	
一九六〇	二二·六	
一九六一	三九·六	
一九六二	三·四	
一九六三	七·四	
一九六四	三·八	
一九六五	三·八	
一九六六	四·五	
一九六七	二〇·二	
一九六八	一六·三	
一九六九	二一·二	
一九七〇	二二·九	
一九七一	一四六·四	
一九七二	一〇五·五	
一九七三	四一·七	
一九七四	四一·六	
一九七五	四五·二	
一九七六	四五·二	
一九七七	四五·二	
一九七八	四五·二	
一九七九	四五·二	
一九八〇	四五·二	
一九八一	四五·二	
一九八二	四五·二	
一九八三	四五·二	
一九八四	四五·二	
一九八五	四五·二	
一九八六	四五·二	
一九八七	四五·二	
一九八八	四五·二	
一九八九	四五·二	
一九九〇	四五·二	
一九九一	四五·二	
一九九二	四五·二	
一九九三	四五·二	
一九九四	四五·二	
一九九五	四五·二	
一九九六	四五·二	
一九九七	四五·二	
一九九八	四五·二	
一九九九	四五·二	
二〇〇〇	四五·二	
二〇〇一	四五·二	
二〇〇二	四五·二	
二〇〇三	四五·二	
二〇〇四	四五·二	
二〇〇五	四五·二	
二〇〇六	四五·二	
二〇〇七	四五·二	
二〇〇八	四五·二	
二〇〇九	四五·二	
二〇一〇	四五·二	
二〇一一年	四五·二	
二〇一二	四五·二	
二〇一三年	四五·二	
二〇一四年	四五·二	
二〇一五年	四五·二	
二〇一六年	四五·二	
二〇一七年	四五·二	
二〇一八年	四五·二	
二〇一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四五·二	
二〇二九年	四五·二	
二〇二〇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一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二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三年	四五·二	
二〇二四年	四五·二	
二〇二五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六年	四五·二	
二〇二七年	四五·二	
二〇二八年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美、俄兩方面都樂於轉敵對為合作？

在美國方面，尼克森為求關島聲明的實現，必須謀求越南、高棉和寮國的停戰。為解除國際收支長期逆差的困苦，必須減了國外駐軍以減少支出，並減輕核子競賽無止境的負擔。這些是美國謀求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目的之所在。

至於蘇俄方面的需要，據當時西方評論家的觀點，是由於受到兩方面的壓力。一方是對於中共的恐懼，深憂中共獲得美國資金和技術的協助，發展工業，加強對於蘇聯四千七百英里邊境的威脅。另一方面是，克里姆林鑑於波蘭人民對於生活條件抗議的情形，決定要優先提高食物的量和質，並增加消費者物品的生產，這就有待於美國資本和技術的援助。^③

因此，美、俄雙方的需要，主要都是基於經濟的原因。所不同者，美國的需要，主要在謀求減輕海外軍費支出，改善國際收支地位，並發展市場和資源的來源。蘇俄則在假助美國的技術與資金來治療其病態的經濟。

當然，世界緊張局勢是導源於共產主義的所謂世界革命。假使不是製造緊張者本身有出於無奈的需要，則和緩緊張不是祈求所得可得的。因此美、俄

貿易關係的發展，其主要的決定却實為蘇俄。追尋動機，不能不首先觀察蘇俄的經濟情形。

貳 蘇俄經濟病態

蘇俄人民的生活水準遠落在西方國家之後。一九七〇年，蘇俄工人平均每月的收入是一二二盧布，相當於一四六美元，而美國工人當年的每月收入則達五八八美元。蘇俄要繼續工作四十六個月，所獲收入才能够買一輛汽車，而美國工人只要六個月。蘇俄工人三十五小時的平均收入才能買一雙鞋，而美國則只要六小時。據蘇俄自己的計算，其生產力——每一男工每小時之產量——僅為美國生產力五三%，據西方經濟學家的計算，則只有四〇%

就國民總生產來比較。一九五〇年，蘇俄為美國的三二·六%，一九五五年為三八·一%，一九六〇年為四五·一%，一九六五年為五三·九%，一九七一年為五一·六%。再就國民總生產分派的比率來比較，美國一九七

一年的總生產是一〇·五〇〇億美元，其中分派於消費的是七·九八〇億，投資佔一·八二〇億，國防佔七〇〇億。蘇俄同年的總生產是五·七〇〇億美元，分派於消費的佔三·〇〇〇億，投資佔一·八七〇億，國防亦佔七〇〇億。換句話說，蘇俄人口多於美國，而總生產僅約當美國之半，而在國防上的支出和美國一樣多，則人民生活水準的低落自所不免。

就一九七一年美蘇兩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來比較。每千人所擁有家庭的設備區別如下：

美國	蘇俄
收音機	一七一架
電視機	二〇架
汽車	一六架
電冰箱	一輛
真空除塵器	二九具
洗衣機	三一具
縫紉機	一〇具
一四架	四具
一六架	一五具

蘇俄鑑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波蘭人民因爭取改善生活而暴動，乃不得不

在開始於一九七一年的五年經濟計劃中訂定增加消費品生產的計劃。包括家庭用品，勞務和食品三個部份。其中，關於家庭用具方面，真空除塵器增加一六七%，錄音帶一二五%，電冰箱六八%，摩托車五〇%，收音機四二%，

皮鞋二三%。電視機則反而減少一%，洗衣機減少三三%。關於勞務方面，汽車修理增加六五五%，出租商店二五二%，乾洗店二〇二%，房屋修理一六七%，家庭用品修理一二二%，修鞋七九%，理髮美髮六四%。關於餐食方面的增加，魚類增四一%，每人每年為四八磅；蔬菜和瓜增三三%，每人二四〇磅；肉類增加二三%，每人一三〇磅；蛋增加二一%，每人一九二磅，糖增加二%，每人九五磅；奶品增加一%，每人七四八磅。

以上的目標能否達到，是對於克里姆林的考驗。

蘇俄經濟有其共產主義先天性的弱點，而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首先，蘇俄雖然一貫為提高投資率而犧牲消費，由一九五〇到一九六七年間，為保持每年九%的資本增加率而支用了國民總生產三分之一。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柏格森（Abram Bergson）是蘇聯經濟專家，他計算，蘇俄為

保持九%的資本增加率，支用了國民總生產四〇%至五〇%。假使只增加投資率而不增加生產力，則個人消費的增加自必有限，假使生產力降低，則個人消費勢必降低。增加投資而不能增加生產力，是蘇聯經濟的弱點。生產力之所以不能增加，其原因如下：

——蘇聯的效率不够，由於缺乏真正的價格制度，不能夠保持供求之互相適應。許多產品沒有人願意購買而仍然繼續生產。

——中央計劃價格制度的低效率，據蘇俄數學家甘托洛微屈（Leonid V. Kantorovich）的計算，使生產減少三分之一。

——缺乏成本觀念。在西伯利亞建築一座大規模的水力發電廠，但是當一九七四年開始發電時，附近還沒有工廠去使用電力，而且還沒工廠在建築中。

——一般的機械化的水準較低。工人的配合不適當，在一百個工人中，有八十五個是附屬工人，在美國只有三十五個。這就使每個工人的平均生產力降低。蘇俄基本工人的生產力約等於美國的六〇%至七〇%，而蘇聯附屬工人的生產力則只等於美國的二〇%到二五%。

——勞動轉業過多，製造業達二〇%，建築業三〇%。蘇聯研究所認為，只要轉業者減少一半就可以增加生產力一〇%或一一%。

——勞動的利用不適當。據美國商業部調查，蘇俄工廠一百個工程人員中，只有三四個是大學畢業的專門人才充任。有二二%受過訓練的工程師不再受更高的教育。由一九六五到七〇年所增加農耕機的操作人員僅三萬五千人，而接受操作訓練的達三十五萬人，有十分之九白受訓練。

——增加工資或福利金不能夠鼓勵工作情緒。因為，工人雖然有了錢而買不到東西，或不願買那些質料很差的東西，因此積蓄激增，一九六五年為一八七億盧布，一九七一年達五三二億盧布。

——農業技術落後。農業生產佔國民總生產二五%，所佔比例較一般工業化國家為大。農業部門使用蘇俄全部勞動力三分之一，在美則只佔五%。一個蘇俄農民的生產只能供七個人的消費，而在美國則能供四十六人。蘇俄所耕種面積較美國大七〇%，但是所用曳引機和卡車僅為美國四〇%，所使用聯合收割打穀機為美國的七五%。蘇俄的農業生產力僅為美國一一%。④

從以上蘇俄的經濟情形看，乃可瞭解，蘇俄為什麼要改變政策，爭取美

國技術和資金的援助，謀求假藉外力來解決其經濟上的重大問題。蘇俄的迫切需要打開了尼克森謀求協調的大門。

叁 三次高峯會議

尼克森一九七二年首次訪問莫斯科，由五月二十三日到三十日為期八天。

二十九日發表聯合公報，其中列有「商業與經濟關係」一項，其要點如下：

——雙方同意採取適當措施以建立有利條件，俾便發展美國和蘇俄之間商業及其他經濟聯繫的發展。

——雙方同意在最近將來締結貿易協定。

——租借法案下債務之清償須與商討貿易協定同時進行。

——雙方設置「美蘇聯合商務委員會」，其第一次會議應於夏季在莫斯科舉行。

此外，雙方聲明已簽署一項科學與技術合作協定，並設置兩國的科學與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以進行合作計劃。兩國原已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簽訂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化及其他方面之交換與合作協定。公報中聲明其重要性。

當年十月十八日，兩國在白宮簽署貿易協定，其內容要點如下：

——關於二次大戰期間租借法案的債務，除軍事物資不計之外，餘數不及十億，由蘇俄分期歸還，到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還清。

——關於貿易方面，預定在一九七三到七五三年內，雙方致力策進，以求總貿易量不少於十五億美元，較諸一九六九到七三的三年總量五六七百萬美元，要超過二倍。當然，這個數字是很小的，就在一九七一年一年間，美國對英國的貿易總額是四十八億美元，對西德是六十五億，對日本是一一三億，對法國是二十五億，對加拿大是二三一億。

——尼克森同意於一九七三年向國會提出授予蘇俄以最惠國關稅待遇。對蘇俄輸入商品和對自由世界國家同等徵收進口關稅。

——互相授予對方購買信用，美國由進出口銀行辦理。⑤

這次莫斯科會議中，有一項重要的決定，就是關於俄國向美國購買穀物

的交易，將於後文中述及。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至二十五日，布里茲涅夫依預定計劃訪問美國和尼克森舉行第二次會談。兩方面簽訂了農業、海洋、運輸和文化交流四項協定，並發表聯合公報。

蘇俄最所需要的正是農業協定，規定互相交換農業情報，包括有關農業的生產、消費、需要以及重要的農產品貿易事項。此外就是農業各方面技術的交換，也就是說，蘇俄所渴望從美國得到農業的高度技術來改革蘇聯落後的農業。

聯合公報的第四章是商務和經濟關係。其要點如下：

——雙方相信，在未來三年內總貿易量可達二〇億至三〇億美元。

——雙方均認為應簽訂互利之長期計劃。

——雙方商討若干特定計劃，包括由美商參加開發西伯利亞天然瓦斯以行銷美國。美國政府將鼓勵美商對此項開發提出具體計劃。

——雙方簽訂稅務協定，以避免重複課稅。

——雙方簽訂議定書，定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俄國派商務代表駐華盛頓，美國亦設商業辦事處於莫斯科。另簽議定書，規定有關設置美俄商會事宜。

以上的協定和公報，只是雙方為推廣貿易所必須採取的一些步驟。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三日，尼克森再度訪蘇，作美蘇間第三次的極峯會談。

這次會談所發表公報的第四節是商業與經濟關係。其要點如下：

——雙方都認為擴大與加深商務與經濟方面平等和無差別的互利是雙方建立全面關係的重要基礎。

——雙方對於自上次極峯會議以來商務和經濟關係的發展趨勢感到滿意。其具體表現是一九七三年雙方貿易量達到十五億美元，預計從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三年內可超過原定的二十三億美元的數字。

——美國廠商和蘇聯機關之間所作長期的、大規模的合作極為重要。過去所作特定計劃的合作，諸如，有關卡車製造的合作，貿易中心的建立，化肥工廠的建立均為具體成就，雙方注意到締結下列合約的可能，諸如紙和紙漿、木料、鐵與非鐵的冶煉、天然瓦斯、機器工業以及高級能源消費礦產的

開採和加工。

——雙方堅信一九七二年十月所訂美蘇貿易協定的實施愈早愈好。——雙方簽訂「經濟、工業與技術合作的長期協定」。雙方認為這一年長期協定所包括合作項目的實施是雙方加強一般關係的重要因素，並有利於兩國人民。

——檢討一九七二年十月所締結「關於一些海事的協定」，其有效期為三年。雙方認為有續訂必要，應自今年開始協商。

這次會談在經濟合作方面所作決定較前兩次更為具體，在公報以外，另簽訂「經濟、工業與技術合作長期協定」，有如下的規定事項：

——雙方在各自現行的法規之內，將使他們的職權以求經濟、工業與技術合作的便利。

——第一條所說明的合作應包括下列各項目：(一)關於為建設新企業以及為擴充或現代化原有企業而進行的機器與設備的買賣。範圍包括原料、農業、機器與設備、製成品、消費品和勞務。(二)關於原料、農產品、製成品、消費品和勞務的買賣。(三)關於專賣權和工業技術、設計和程序的買賣與准可。四)技術訓練與專家交換。(五)在適當情形下，共同努力於在第三國建設工業及其它設施，特別是透過機器和設備的供給。(六)

以下四點都是有關如何進行上列兩點合作目標的細節規定，茲不加贅述。

從以上的公報和長期協定，可以看出，所謂經濟合作只是美國對於蘇俄片面的技術協助，這是蘇俄所必需的，而美國方面的利益只在銷售一些機器和設備並取得一些原料而已，其利益的重要性是不相平衡的。

依原定計劃，一九七五年，應由蘇俄的首長訪問美國。假使不發生政治上的變化，則貿易的加強與經濟合作關係的加深，將必繼續發展。

肆 貿易的進行

前文列表指出，一九七二年，美國對俄輸出是五四五·八百萬，輸入是九五·五百萬美元。在美國進出口貿易量中所佔比例實微不足道。

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森訪俄兩年以來，其貿易發展情形如何，其問題何

在，是本節所要述及的。

首先，關於貿易的發展方面。

蘇俄在一九七一到七二農業年度中，因為冬季降雪過少，造成歉收，飼料

尤感不足，又因為蘇俄在五年計劃中規定要提高人民飲食水準，不肯大量屠宰牲畜來節省飼料，故此向外購買穀物達二千八百噸之多，其中有半數購自美國。事實上，在尼克森訪俄期間，雙方對於穀物貿易的原則已經有所商定。依農業部的統計，到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美國在一九七二到七三年度，輸出小麥共一、一八五百萬英斗，為求售價合乎國際水準，美國政府共補助三十三百萬美元。其中，售予蘇俄的共四〇〇百萬英斗，每英斗補貼四〇美分，總數共一六〇百萬元；售予其它國家的，共七八五百萬英斗，每英斗僅補貼二二美分，總數為一七三百萬美元。除小麥以外，蘇俄還向美國買了二億英斗的玉米和四千英斗的大豆。一九七三年夏，美國穀物價格猛漲。就利弊相較，批評者說，「穀物的出售使蘇俄得到食物，少數糧食商獲得大量利潤，而美國人民則遭遇物價膨脹。但在政府方面却說，因此獲大量外匯，有助於解決嚴重的國際貿易逆差。」^⑦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美國大通銀行所出版的國際金融雙週刊指出，一九七三年美國對蘇俄輸出達一三億美元，而由蘇俄輸入僅一七五百萬美元，在美國，這種雙邊貿易中巨額的出超是不多有的。縱然，蘇俄向美國購買的商品之中，農產品佔重要部份，然而，一般工廠和生產設備也有五億之多。

(8)

蘇俄由美國輸入的生產設備，零星的項目很多。至於較大的項目則為兩個大規模工廠的設備。一個加瑪河附近正在建築中的卡車工廠，有七十家美國公司獲得定單，為數二二〇百萬美元。去年底又宣佈一項計劃，在莫斯科以東三八〇英里另建一廠生產重工業拖拉機，生產三三〇至五〇〇馬力的拖拉機，求其高度自動化，引用進步技術。計劃在一九七五年開始生產，現在也正徵求一家美國拖拉機公司合作建築。^⑨

關於共同開發蘇俄的資源。美國西方石油公司曾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

日和蘇俄政府簽訂一項合約，即由西方公司提供技術和設備為蘇俄建立一所肥料工廠，並且敷設輸送管通海口，以氣、尿素和鈣來換美國的過磷酸。另外一個尚在商談中的計劃，就是由該公司提供技術與設備來開發東西伯利亞

雅庫次克的天然氣，液化以後運往美國。據報，僅前者的二十年長期交易，數字即達八十億美元。不過據最近報導，細節合約還未簽妥，何時實施尚未可知。

就以上情形來說，美蘇的貿易關係，數量尙微。

尼克森對於促進美俄貿易頗為熱心，但是，國會方面反為冷淡。美俄第一次高峯會談的聯合公報說明，尼克森當於一九七三年內向國會提請給予蘇俄輸美商品以最惠國待遇，尼克森如期進行，但是衆議院於十二月十二日以二七二票對一四〇票，反對對俄國貸款，作貸款保證或授予優惠關稅。說明因為俄國不准猶太人自由離境。^⑩

有人以為，優惠關稅對於俄國商品輸美不發生多大影響，因為俄國的輸出都是原料，美國對於此類進口商品本不收進口稅。但是，俄國立場則以為，並不以輸出原料為滿足，也希望輸出工業製造品。蘇俄貿易部長帕托里捷夫（Nikolay S. Patolichev）於一九七四年三月中旬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的訪問中，曾經說：「貿易不能無限期的由美國方面獲得順差，假使可能，儘早必須平衡。」他舉例說，雅克四〇型的飛機銷售美國，要從價徵收關稅三〇%，這是一種拒絕關稅，不是蘇俄所能接受。最惠國關稅並不是對蘇俄的特別優待，只是和其它國家同等待遇而已。^⑪

評論家認為，假使美國不能授予蘇俄最惠國待遇，則蘇俄的輸入可能轉向西歐。

五 結論

美、俄貿易，就貿易量說是為數甚微。尤其是在美國方面，一九七三年的輸出總額達七一、三一四百萬美元，輸往蘇俄的不過一、三〇〇百萬，所佔比率不及百分之二，雖然出超在十億以上，對於減少一九七三年美國貿易入超不無補益。因此，美國國會對於對俄貿易並不熱心，而五角大廈則認為有以技術資敵的危險。

另一方面，蘇俄則渴求西方技術以醫療其病態經濟，藉助西方資金以加速其經濟發展，並大量出售天然資源以支付購買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帳單。蘇聯天氣不穩定，農業收成沒有把握，為維持適當水準的飲食，亦有賴於美、

加平原不時的供給。關於經濟的合作，蘇俄不獨對美國積極爭取，對於其它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政策是同樣的。

美、俄經濟關係的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政治方面。美國為謀減輕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減輕其軍費負擔，需要取得蘇俄的合作。蘇俄為恐美國對中共加強合作，支持中共發展，對於四千七百英里長的邊境增加威脅，更需要建立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兩方面都以經濟利益為餌。相衡之下蘇俄所獲或較美國為多，因為在美國方面不過多賣很有限的商品，而在蘇俄方面，則獲得非常寶貴的技術和生產設備。

估計美、俄貿易關係將繼續下去，亦可能有所發展。因為，蘇俄的需要在可及見的將來是不會變的；而美國也需要維持適當關係，以保持外交政策的彈性，並亦可得貿易順差的邊際利益。

註①•“A New Trade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ountries,”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2 pp. 23—25.

註②•“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rch 1973, p. 89.

註③•參考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Next Turn in U. S.—Soviet Relations”。

註④•關於蘇俄經濟，參考以下各項資料。

(1) 一九七二年三月號，“Research Associate”刊載 “Why The Russians Are Shopping In The U. S.”
 (2)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刊載 “Good Things of Life For Russians Can Kremlin Deliver?”

註⑤•參考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In Full Text: Communiqué on the Moscow Summit” 及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同刊物所刊 “Meaning of Trade Deal Between U. S. and Russia.”

註⑥•參考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七期莫斯科新聞附刊所載公報及長期協定之原文。

註⑦•參考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註⑧•見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南華早報。

註⑨•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南華早報。

註⑩•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國際前鋒論壇報。

註⑪•參考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Russia Spells Out The Terms For More Trade With U. S.”

1文。

蘇俄集中營的演變

丘
律

報載：蘇俄作家索忍尼辛表示，他那部巨著「古拉格羣島三部曲」之中曾經一再拖延的第二部，業交巴黎基督教青年會俄文出版社出版發行。又說：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第一部斬釘切鐵的指明，列寧是恐怖制度的始作俑者，他指出列寧是第一個使用「集中營」這個名稱的蘇俄領袖。(1)

關於此項被引進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名詞之一的「集中營」一詞，在我國報刊和有關書籍方面，時常遇到性質相同的三個名詞被大家使用，這就是：「集中營」、「勞工營」和「勞改營」，茲為使讀者對於蘇俄此項制度具有最基本的認識起見，特將其演變略述於後。